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恆言
第二十二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

暮宿蒼梧，朝遊蓬島，朗吟飛過洞庭邊。岳陽樓酒醉，借玉山作枕，容我高眠。出入無蹤，往來不定，半是風狂半是顛。隨身用，提籃背劍，貨賣雲煙。人間，飄蕩多年，曾占東華第一筵。推倒玉樓，種吾奇樹；黃河放淺，栽我金蓮。碎碎珊瑚，翻身北海，稽首虛皇高座前。無難事，要功成八百，行滿三千。

這支詞兒名曰《沁園春》，乃是一位陸地大羅神仙所作。

那位神仙是誰？姓呂名岩，表字洞賓，道號純陽子。自從黃梁夢得悟，跟隨師父鍾離先生，每日在終南山學道。

或一日，洞賓曰：「弟子蒙我師度脫，超離生死，長生妙訣，俺道門中輪迴還有盡處麼？」師父曰：「如何無盡！自從混沌初分以來，一小劫，該□二萬九千六百年，世上混一，聖賢皆盡。一大數，二□五萬九千二百年，儒教已盡。阿修劫，三□八萬八千八百年，俺道門已盡。襄劫，七□七萬七千七百年，釋教已盡。此是劫數。」

洞賓又問：「我師，闔浮世上，高低闊遠，南北東西，俱有盡處麼？」師父曰：「如何無盡處！且說中原之地，東至日出，西至日沒，南至南蠻，北至幽燕，兩輪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四百座軍州，三千座縣分，七百座巡檢司，此是中原之地。」洞賓曰：「弟子欲遊中原，從何而起？從何而止？」師曰：「九九之數屬陽，先從山前九州，山後九州，兩淮三九二□七軍州，河北四九三□六軍州，關西五九四□五軍州，西川六九五□四軍州，荊湖七九六□三軍州，江南九九八□一軍州，海外潮陽四州，共計四百座軍州。」洞賓曰：「四百座軍州，有多少人煙？」師曰：「世上三山、六水、一分人煙。」

洞賓又問：「我師成道之日，到今該多壽數？」師父曰：「數著漢朝四百七年，晉朝一百五□七年，唐朝二百八□八年，宋朝三百一□七年，算來計該一千年一百歲有零。」洞賓曰：「師父計年一千一百歲有零，度得幾人？」師父曰：「只度得你一人。」洞賓曰：「緣何只度得弟子一人？只是俺道門中不肯慈悲，度脫眾生。師父若教弟子三年嚴限，只在中原之地，度三千餘人，興俺道家。」

師父聽得說，呵呵大笑：「吾弟住口！世上眾生不忠者多，不孝者廣。不仁不義眾生，如何做得神仙？吾教汝去三年，但尋得一個來，也是汝之功。」洞賓曰：「只就今日拜辭吾師，弟子雲遊去了。」師父曰：「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吾有法寶，未曾傳與汝。道童，與吾取過降魔太阿神光寶劍來。」道童取到。

師父曰：「此劍是吾師父東華帝君傳與吾，吾傳與汝。」這洞賓雙膝跪下：「領我師法旨。」師父曰：「此劍能飛取人頭，言說住址姓名，念咒罷，此劍化為青龍，飛去斬首，口中銜頭而來，有此靈顯。有咒一道，飛去者如此如此；再有收回咒一道，如此如此。」

言罷，洞賓納頭拜授，背了劍曰：「告吾師，弟子只今日拜辭下山去。」師曰：「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汝若要下山，依我三件事，方可去。」洞賓曰：「告我師，不知那三件事？」

師曰：「第一件，到中原之地，休尋和尚鬧，依得麼？」洞賓曰：「依得。」師曰：「第二件，將吾寶劍去要將回來，休失落了，依得麼？」洞賓曰：「依得。」師曰：「第三件，與你三年限滿，休違了。如違了限，即當斬首滅形，依得麼？」洞賓曰：「依得。」師父大喜道：「好去，好去！」洞賓曰：「蒙我師傳法與弟子，年代劫數，地理路途，寶劍法語，弟子都省悟了。今作詩一首，拜謝吾師。弟子下山度人去也！」詩曰：

二□四神清，三千功行成。

雲煙籠地軸，星月遍空明。

玉子何須種，金丹豈用耕？

個中玄妙訣，誰道不長生！

吟詩已罷，師父呵呵大笑：「吾弟，汝去三年，度得人也回來，度不得人也回來，休違限次。寶劍休失落了。休惹和尚鬧。速去速回！」洞賓拜辭師父下山。卻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？正是：

情知語是鉤和線，從頭釣出是非來。

這洞賓一就下山，按落雲頭，來到闔浮世上，尋取有緣得道之士。整整行了一年，絕無蹤跡。有詩為證：

自隱玄都不記春，幾回滄海變成塵。

我今學得長生法，未肯輕傳與世人。

洞賓行了一年，沒尋人處，如之奈何？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。在山中曾聽得師父說來，直上太虛頂上觀看，但是紫氣現處，五霸諸侯；黑氣現處，山妖水怪；青氣現處，得道神仙。

去那無人煙處，喝聲起，一道雲頭直到太虛頂上。東觀西望，遠遠見一處青氣沖天而起。洞賓道：「好！此處必有神仙。」雲行一萬，風行八千，料來千里路雲頭，一片，去心留不住。看看行到青氣現處，不知何所。洞賓喚：「土地安在？」一陣風過處，土地現形，怎生模樣？

衣裁五短，帽裹三山。手中梨杖老龍形，腰間皂絲黑虎尾。

土地唱喏：「告上仙，呼喚小聖，不知有何法旨？」洞賓曰：「下界何處青氣現者，誰家男子婦人？」土地道：「下界西京河南府在城銅駝巷口有個婦人殷氏，約年三□有餘，不曾出嫁。累世奉道，積有陰果。此女唐朝殷開山的子孫，七世女身，因此青氣現。」洞賓曰：「速退。」風過處，土地去了。

卻說洞賓墜下雲端，化作醜贖道人，直入城來。到銅駝巷口，見牌一面，上寫「殷家澆造細心耐點清油蠟燭」。鋪中立著個姑娘，魚鮓冠兒，道裝打扮，眉間青氣現。洞賓見了，叫聲好，不知高低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洞賓叫聲「稽首」，看那娘子，正與澆蠟燭待詔說話。回頭道：「先生過一遭。」洞賓上前一看，見怒氣太重，叫聲「可惜」！去袖內拂下一張紙來，上有四句詩曰：

出山罰願度三千，尋遍闔浮未結緣。

特地來時真有意，可憐殷氏骨難仙。

詩後寫道：「□□仙作。」這個姑娘見那道人袖中一幅紙拂將下來，交人拾起看時，二「□」為「呂」，知是呂祖師化身。便教人急忙趕去，尋這個先生。先生化陣清風不見了。殷氏心中懊悔。正是：無緣對面不相逢！只因這四句詩，風魔了這姑娘一□二年。後來坐化而亡。

只說洞賓不覺又早一年光景，無尋人處。且去太虛頂上觀看，只見一匹馬飛來。到面前下馬離鞍，背上宣筒裡取出請書來：「告上仙：東京開封府馬行街，居住奉道信官王惟善，於今月□四日，請道一壇，就家庭開建奉真清醮三百六□分位齋。請往來道士二千員，恭為純陽真人度誕之辰。特齋請狀拜請。」洞賓聽說：「吾忘其所以，來朝是吾生日。符官有勞心力遠來！」符官曰：「小聖直到終南山，見老師父說，上仙在中原之地，特尋到此，得見上仙。」洞賓於荊筐籃內，取一個仙果，與符使吃了。拜謝上馬而去。

洞賓一道雲頭直到東京人不到處，墜下雲頭，立住了腳。

若還這般模樣，被人識破。把頭一擺，喝聲變，變作一個醜瘡癩先生入城。行到馬行街，只見揚幡掛榜做好事，上朝請聖邀真。洞賓卻好到。

人若有願，天必從之。且看那齊主有緣度他？洞賓到壇上看，卻是個中貴官太尉，好善，奉真修道，眉間微微有些青氣。洞賓肚內思量：「此人時節未到，顯些神通化他。初心不退，久後成其正果。」

洞賓吃罷齋，支襯錢五百文，白米五斗。洞賓言曰：「貧道善能水墨畫，用水一碗，也不用筆，取將絹一匹，畫一幅山水相謝齋襯。」眾人稟了太尉，取絹一幅與先生。先生磨那碗墨水，去絹上一潑，壞了那幅絹。太尉見道：「這廝無禮，捉弄下官，與我拿來！」

先生見太尉焦躁，轉身便去。眾人趕來，只見先生化陣清風而去。但見有幅白紙吊將下來，眾人拿白紙來見太尉，太尉打開看時，有四句言語道：

齋道欲求仙骨，及至我來不識。

要知貧道姓名，但看絹畫端的。

太尉教取恰才壞了的絹，再展開來看。不看時萬事全休，看了納頭便拜。見甚麼來？正是：

神仙不肯分明說，誤了閻浮世上人。

王太尉取污了絹來看時，完然一幅全身呂洞賓，才信來的先生是神仙，悔之不及！將這幅仙畫送進入後宮，太后娘娘裱褙了，內府侍奉。王太尉奏過，將房屋宅子納還朝廷，伴當家人都散了，直到武當山出家。山中採藥，遭遇純陽真人，得度為仙。這是後話。

且說洞賓呂先生三年將滿限期，一人不曾度得，如之奈何？心中悶倦。只得再在太虛頂上觀看青氣現處。只見正南上有青氣一股，急駕雲頭望著青氣現處。約行兩個時辰，見青氣至近，喝聲住，喚：「此間山神安在？」風過處，山神現形。金盔金甲錦袍，手執著開山斧，躬身唱喏：「告上仙，有何法旨？」洞賓道：「下方青氣現處，是個甚麼人家？」山神曰：「下界江西地面，黃州黃龍山下有個公公，姓傅，法名永善，廣行陰鷲，累世積善。因此有青氣現。」洞賓曰：「速退。」聚則成形，散則為氣。

先生墜下雲來，直到黃龍山下傅家庭前，正見傅太公家齋僧。直至草堂上，見傅太公。先生曰：「結緣增福，開發道心。」太公曰：「先生少怪！老漢家齋僧不齋道。」洞賓曰：「齋官，儒釋道三教，從來總一家。」太公曰：「偏不敬你道門！你那道家說謊太多。」洞賓曰：「太公，哪見俺道家說謊太多？」太公曰：「秦皇漢武，尚且被你道家捉弄，何況我等！」

先生曰：「從頭至尾說，俺道家怎麼是捉弄秦皇漢武？」太公曰：「豈不聞白氏諷諫曰：

海漫漫，直下無底傍無邊。雲濤雪浪最深處，人傳中有三神山。山上多生不死藥，服之羽化為神仙。秦皇漢武信此語，方士年年採藥去。蓬萊今古但聞名，煙水茫茫無覓處。海漫漫，風浩浩，眼穿不見蓬萊島。不見蓬萊不肯歸，童男童女舟中老。徐福狂言多誑誕，上元太乙虛祈禱。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，畢竟悲風吹蔓草！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，不言藥，不言仙，不言白日上青天。」

傅太公言畢，先生曰：「我道家說謊，你那佛門中有甚奇德處？」太公曰：「休言靈山活佛，且說俺黃龍山黃龍寺黃龍長老慧南禪師，講經說法，廣開方便之門；普度群生，接引菩提之路。說法如雲，度人如雨。法座下聽經聞法者，每日何止數千，盡皆歡喜。幾曾見你道門中闡揚道法，普度群生，只獨吃自癩，因此不敬道門。」

呂先生不聽，萬事全休；聽得時，怒氣填胸，問太公：「這和尚今日說法麼？」太公道：「一年四季不歇，何在乎今日！」呂先生不別太公，提了寶劍，逕上黃龍山來，與慧南長老鬥聖。誰勝誰贏？正是：

蝸角虛名，蠅頭微利，算來直恁甘忙！事皆前定，誰弱與誰強？且趁閒身未老，盡容他些一子疏狂。

百年裡，渾教是醉，三萬六千場。思量能幾許？憂愁風雨，一半相妨。又何須，抵死說短論長？幸對清風明月，簾紋展簾幕高張。江南好，千鍾美酒，一曲《滿庭芳》。

卻才說不了，呂先生逕望黃龍山上來，尋那慧南長老。話中且說黃龍禪師播動法鼓，鳴鐘擊磬，集眾上堂說法，正欲開口啟齒，只見一陣風，有一道青氣撞將入來，直沖到法座下。長老見了，用目一觀，暗暗地叫聲苦：「魔障到了！」便把手中界尺，去桌上按住大眾道：「老僧今日不說法，不講經，有一轉語問你大眾，其中有答得的麼？」言未了，去那人叢裡走出那先生來道：

「和尚，你快道來。」長老曰：

老僧今年膽大，黃龍山下扎寨。

袖中颺起金錘，打破三千世界。

先生呵呵大笑道：「和尚！前年不膽大，去年不膽大，明年亦不膽大，只今年膽大！你再道來。」和尚言：「老僧今年膽大。」先生道：「住！

貧道從來膽大，專會偷營劫寨。

奪了袖中金錘，留下三千世界。」

眾人聽得，發一聲喊，好似一風撼折千竿竹，百萬軍中半夜潮。眾人道：「好個先生答得好！」長老拿界方按定，眾人肅靜。先生道：「和尚，這四句只當引子，不算輸贏。我有一轉語，和你賭賽輸贏，不賭金珠富貴。」去背上拔出那口寶劍來，插在磚縫裡，雙手拍著：「眾人聽貧道說：和尚贏，斬了小道；小道贏，要斬黃龍。」先生說罷，誠得人人失色，個個吃驚。只見長老道：「你快道來！」先生言：「

鐵牛耕地種金錢，石刻兒童把線穿。

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鐘內煮山川。

白頭老子眉垂地，碧眼胡僧手指天。

休道此玄玄未盡，此玄玄內更無玄。」

先生說罷，便問和尚：「答得麼？」黃龍道：「你再道來。」先生道：「鐵牛耕地種金錢。」黃龍道：「住！」和尚言：「

自有紅爐種玉錢，比先毫髮不曾穿。

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海須還納百川。

六月爐頭噴猛火，三冬水底納涼天。

誰知此禪真妙用，此禪禪內又生禪。」

先生道：「和尚輸了，一粒化不得三千界。」黃龍道：「怎地說，近前來，老僧耳聾！」先生不知是計，趨上法座邊，被黃龍一把捽住：「我問你：一粒化不得三千界，你一粒怎地藏世界？且論此一句。我且問你：半升鐘內煮山川，半升外在哪裡？」先生無言可答。和尚道：「我的禪大合小，你的禪小合大。本欲斬你，佛門戒殺。饒你這一次！」手起一界尺，打得先生頭上一個疙瘩。通紅了臉。眾人一齊賀將起來。

先生沒出豁，看著黃龍長老，大笑三聲，三搖頭，三拍手，拿了寶劍，入了鞦韆，望外便走。眾人道：「輸了呀！」黃龍禪師按下界方：「大眾！老僧今日大難到了。不知明日如何？有一轉語曰：

五五二〇五，會打賀山鼓。黃龍山下看相撲，卻來這裡吃一賭。大地甜瓜徹底甜，生擦瓜兒連蒂苦。」

大眾，你道甚麼三鼓掌，三搖頭，三聲大笑，作甚麼生？噢！

本是醞醞味，番成毒藥醬。

今夜三更後，飛劍斬吾頭。」

禪師道罷，眾人皆散。和尚下座入方丈，集眾道：「老僧今日對你們說，夜至三更，先生飛劍來斬老僧。老僧有神通，躲得過；神通小些，沒了頭。你眾僧各自小心。」眾僧合掌下跪：「長老慈悲，救度則個！」黃龍長老點頭。伸兩個指頭，言不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救了一寺僧眾。正是：

勸君莫結冤，冤深難解結。一日結成冤，千日解不徹。若將恩報冤，如湯去潑雪。若將冤報冤，如狼重見獸。我見結冤人，盡被冤磨折。

黃龍長老道：「眾僧，牢關門戶，休點燈燭。各人裹頂頭巾，戴頂帽兒，躲此一夜，來日早見。」眾僧出方丈，自言自語：「今日也說法，明日也說法，說出這個禍來！一寺三百餘僧，有分切西瓜一般，都被切了頭去。」膽大的在寺裡，膽小的連夜走了。

且說長老喚門公來。門公到面前唱個喏。長老道：「近前來。」耳邊低低道了言語，門公領了法旨自去。天色已晚，開了黃龍寺中，半夜不安跡。

話中卻說呂先生坐在山岩裡，自思：「限期已近，不曾度得一人。師父說道：休尋和尚鬥！被他打了一界尺，就這般干休？和尚，不是你便是我！飛將劍去斬了黃龍，教人說俺有氣度。若不斬他，回去見師父如何答應？」擡頭觀看，星移斗轉，正是三更時分，取出劍來，吩咐道：「吾奉本師法旨，帶將你做護身之寶，休誤了我。你去黃龍山黃龍寺，見長老慧南禪師，不問他行住坐臥間，速取將頭來。」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豁刺刺一聲響亮，化作一條青龍，逕奔黃龍寺去。呂先生喝聲采。

去了多時，約莫四更天氣，卻似石沉滄海，線斷風箏，不見回來。急急收咒語，念到有三千餘遍，不見些兒消息。

呂先生慌了手腳：「倘或失了寶劍，斬首滅形！」連忙起身，駕起雲頭，直到黃龍寺前墜下雲頭。見山門佛殿大門一齊開著，卻是長老吩咐門公，教他都不要關閉。呂先生見了道：「可惜早知這和尚不準備，直入到方丈，一劍揮為兩段。」

逕到方丈裡面，兩支大紅燭點得明晃晃地，焚著一爐好香，香煙繚繞，禪床上坐著黃龍長老。長老高聲大叫：「多口子！你要劍，在這裡！進來取去。」呂先生揭起簾子，走將入方丈去，道：「和尚，還我劍來。」長老用手一指，那口劍一半插在泥裡。呂先生肚裡思量：「我去拔劍，被他暗算，如之奈何？」道：「和尚，罷，罷，罷！你還了我劍，兩解手。」長老道：「多口子，老僧不與你一般見識。本欲斬了你。看你師父面。」洞賓聽得：「直恁利害！就拔劍在手，斬這廝！」大踏步向前，雙手去拔劍，卻便似萬萬斤生鐵鑄牢在地上，盡平生氣力來拔，不動分毫。

黃龍大笑：「多口子，自古道：『人無害虎心，虎無傷人意。』我要還了你劍，教你回去見師父去；你心中卻要拔劍斬吾！吾不還你劍。有氣力拔了去。」呂先生道：「他禁法禁住了，如何拔得去！」便念解法，越念越牢，永拔不起。

呂先生道：「和尚，還了我劍罷休。」長老道：「我有四句頌，你若參得透，還了你劍。」先生道：「你道來！」和尚懷中取出一幅紙來，紙上畫著一個圈，當中間有一點，下面有一首頌曰：

丹在劍尖頭，劍在丹心裡。

若人曉此因，必脫輪迴死。

呂先生見了，不解其意。黃龍曰：「多口子，省得麼？」洞賓頓口無言。黃龍禪師道聲：「俺護法神安在？」風過處，護法神現形。怎生打扮？

頭頂金盃，紺紅撒髮朱纓，渾身金甲，妝成慣帶，手中拿著降魔寶杵，貌若顏童。

護法神向前問訊：「不知我師呼召，有何法旨？」黃龍曰：「護法神，與我將這多口子押入困魔岩，待他參透禪機，引來見吾。每日天廚與他一個饅頭。」護法神曰：「領我師法旨。」

護法神道：「先生快請行！」呂先生道：「哪裡去？」護法神曰：「走，走！如不走，交你認得三洲感應護法韋馱尊天手中寶杵！只重得一萬四千斤！你若不走，直壓你入泥裡去！」呂先生自思量：「師父教我不要惹和尚！」只得跟著護法神入困魔岩參禪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黃龍寺僧眾，五更都到方丈參見長老。長老道：「夜來驚恐你們。」眾僧曰：「得蒙長老佛法浩大，無些動靜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們自好睡，卻好鬧了一夜。」眾僧道：「沒有甚執照？」長老用手一指，眾人見了這口寶劍，卻似：

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水。

眾僧一齊禮拜，方見長老神通廣大，法力高強。山前山後，城裡城外，男子女人，僧尼道俗，都來方丈看劍的人，不知其數。開了黃龍山，鼎沸了黃州府。

卻說呂先生坐在困魔岩，耳畔聽得鬧嚷嚷地，便召山神。山神現形唱喏，問：「寺中為甚熱鬧？」山神曰：「告上仙：城裡城外人都來看這口寶劍，人人拔不起，因此熱鬧。」洞賓道：「速退。」山神去了。先生自思：「開了黃州，師父知道，怎地分說？自首免罪。」韋天不在，走出洞門，駕雲而起。

且說韋天到困魔岩，不見了呂先生，逕來方丈報與黃龍禪師：「走了呂先生，不知吾師要趕他也不趕？」禪師道：「護法神，免勞生受。且回天宮。」化陣清風而去。

卻說呂先生一道雲頭，直到終南山洞門口立著。見道童向前稽首，道童施禮。呂先生道：「道童，師父在麼？」道童言：「老師父山中採藥，不在洞中。」

呂先生逕上終南山尋見師父，雙膝跪下，俯伏在地。鍾離師父呵呵大笑，自己知道了。道：「吾弟子引將徒弟來了？不知度得幾人？先將劍來還我。」呂先生告罪說：「不是處，望乞老師父將就解救弟子！」師父曰：「吾再三吩咐，休惹和尚鬥，你頭上的疙瘩，尚然未消，有何面目見吾？你神通短淺，法力未精，如何與人鬥勝？徒弟們不曾度得一個，妝這辱門敗戶的事！俺且饒你初犯一次，速去取劍來。」呂先生拜：「告吾師，免弟子之罪。此劍被他禁住了，不能得回。」師父言：「吾修書一封，將去與吾師兄辟支佛看，自然還你。不可輕易，休損壞了封皮。」去荊筐籃裡，取出這封書來。呂先生見了，納頭便拜：「吾師過去未來，俱已知道。」

得了書，直到黃龍寺墜下雲來。伽藍通報長老：「呂先生在方丈外聽法旨。」黃龍道：「喚他進來。」伽藍曰：「吾師有請！」洞賓到方丈裡，合掌頂禮：「來時奉本師法旨，有封書在此。」長老已知道，教取書來。呂先生雙手獻上。長老拆開，上面一個圓圈，圈外有一點，上下有四句偈曰：

丹只是劍，劍只是丹。得劍知丹，得丹知劍。」

黃龍曰：「覷汝師父面皮，取了劍去。」洞賓向前，將劍輕輕拔起：「拜謝吾師。」呂岩請問：「吾師法語，『圈子裡一點』；本師法語，『圈子上一點』，不知是何意故？」黃龍曰：「你肯拜我為師，傳道與你。」呂先生言：「情願皈依我佛。」前三拜，後三拜，禮佛三拜，三三九拜，合掌抱膝諦聽。黃龍曰：「汝在座前言，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小合大，圈子上一點。吾答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合小，圈子內一點。這是道！吾傳與你。」

呂先生聽罷，大徹大悟，如漆桶底脫：「拜謝吾師，弟子回終南山去拜謝師父。」黃龍曰：「吾傳道與汝，久後休言自會，或詩或詞留為表記。」就去取那文房四寶將來。

呂先生磨墨蘸筆，作詩一首。詩曰：

粹碎葫蘆踏折琴，生來只念道門深。

今朝得悟黃龍術，方信從前枉用心。

作詩已畢，拜謝了黃龍禪師，逕回終南山，見了本師，納還了寶劍。從此定性，修真養道，數百年不下山去。功成行滿，陸地神仙。正是：

朝騎白鹿升三島，暮跨青鸞上九霄。

後府人於鳳翔府天慶觀壁上，見詩一首，字如龍蛇之形，詩後大書「回道人」三字。詳之，知為純陽祖師也。詩曰：

得道年來八百秋，可曾飛劍取人頭？

玉皇未有天符至，且貨烏金混世流。